

编辑故事



深“挖”不止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时光飞转,转眼已是秋色满山。秋天,与其说是收获的季节,不如说是望收的季节:有满仓的,有即将归仓的,有歉收的,有颗粒无收的。我总觉得,人们欢喜的不是秋天,而是春天。春天,人们满怀信心、勤奋耕耘,以为耕耘便有收获,殊不知,种下之后,会有不测风云:种而无获的,获而难卖的,卖而价贱的……

这几年三赴江西。2024年春天,我赴江西出版集团应邀作一个讲座;2024年秋天,我再到江西,参加“典耀中华——第五届‘人教杯’诵读活动”;上个月,我第三次来到南昌,为江西出版集团新编辑和骨干编辑讲课。三年所见,物是人非:多少熟人朋友离开岗位,多少事情今非昔比。见到一批批新编辑满怀信心地踏入出版门槛,我满怀喜悦又充满焦虑。今年,出版的形势发生了剧变,做事的模式不断迭代,编辑的心里充满了矛盾。

我希望天下所有的编辑都像我一样在此坚守,像我做出版一样,像我做这个专栏一样,持续地耕种,辛勤而努力地耕耘,无惧雨雪风暴,因为我们有不舍的精神和深挖的能力。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尹志勇的文章体现了编辑生涯中一种独特的品质——不舍。尹社长原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他的独特经历让我格外关注。2020年下半年,湖北出版界的朋友来凤凰出版传媒与我们进行交流,我见到了志勇兄,然后就断断续续地在线上聊天。作为今日的资深出版人,他刚入职时遇到的困境和后来的成长经历当然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今天这篇文章讲述了他早期的“菜鸟”经历:被自己拒绝的大咖作者如何回到“菜鸟”身边,并创造出比《杜拉拉升职记》更早畅销、出版业绩更神奇的图书。答案是“不舍”。这篇文章也是我“不舍”的经历,因为此稿我向他约了一年。不过方向不同,不是我婉拒他,而是他婉拒我,尽管我是一只“老鸟”。

金晶是广陵书社的年轻编辑,与我在姜小青新书《诚斋文录》扬州新书发布会上相识。我对金晶细致踏实的职场作风比较欣赏,加上在朋友圈中关心她所在的“小而美”的广陵书社的出版动态,知道她的所作所为。我在拙作《出版的正反面》中重点阐释了编辑如何深挖作者,而今日金晶所写,极大地证实了我的观点,丰富了我的案例。她从做张謇孙女张柔武《濂濠岁华》开始,到《张謇辞典》,再到《张謇文库》的故事,对每一个有心成事的编辑极具启发。当然,金晶这位“菜鸟”编辑是在曾学文、刘栋这些“老鸟”哺育下茁壮成长的。

不管出版处境如何,林间若总有青雉声响,行业终有希望,便会一竿高过一竿。

——主持人 徐 海

凤凰书评

“被拒”的作者又回来了

□尹志勇



尹志勇

和焦虑。尘埃落定是在三个月之后,《圈子圈套2》和《圈子圈套3》的版权终于花落长江文艺出版社,压在心头几个月的石头总算落了地。2006年8月,《圈子圈套2》面世;2007年10月,《圈子圈套3》出版,两本书都卖了30多万套。《圈子圈套》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好看,能抓住读者的心,而好看不是建立在胡编乱造的基础上,是有生活基础的。主人公洪钧从一个普通销售人员成为著名跨国公司中国区代理首席代表,其在商场和职场的纵横捭阖,其所历之事,所阅之人,皆是现实的观照。洪钧在某种程度上有作者的影子,获得了众多业内读者的共鸣。该书以洪钧的职场成长为主线,每一部聚焦一个核心商战项目,娓娓道来,充满悬念和反转。其语言简洁流畅,审稿相对简单,我一口气看完,不得不佩服,一个理工科毕业的写作者未经专门的文学训练,能达到如此水准实属不易。热门的题材、准确生动的表达,《圈子圈套》系列不火亦难。然而接下来,难的是作者对图书开本选择、封面设计、宣传用语和内容介绍近乎严苛的要求,用精益求精来形容恰如其分。无论是封面还是

用认真叩开信任的门

——我的张謇文献编辑出版记

□金 晶

2019年10月9日开始参与编辑工作,安排刘栋和我、孙语婧组成编辑小组,历经三年,终于大功告成。百万字《张謇辞典》的问世,为张謇研究提供了一部兼具总结性、普及性与学术性的全新力作。

如果说《濂濠岁华》是张謇家族忆旧,那么《张謇辞典》便是张謇研究事业的地基。2019年9月,得知《张謇辞典》编纂工作由扬州大学周新国教授主持,曾学文社长敏锐意识到,这是张謇研究出版产品线的重要锚点。于是,时任副总编辑的刘栋继续领着我跟踪项目。当时,主编团队同时和多方接触,意向在辞书专业出版社出版。借着地利之便,我们没有等书稿写完就提前介入编纂环节,帮助主编团队梳理凡例、提供资料便利和人员支持,终于接下了出版任务。三年编校打磨,周新国教授带领团队,对陆续完成的人物、事件、地名、典制、业绩、著述、事迹、研究等类别共计1693条条条进行修正、补充、核校和规范,而编辑团队也参加了前后二十多次通稿会议,历经十二个稿次,终于等到初步定稿。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视察,称赞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辞典》出版是江苏学术界和出版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成果。社领导带头审读全部书稿,督促加快编稿进度,周末节假日赶稿已然成为日常。数百条条条出自不同撰稿人之手,体例、详略、引文格式必须归一。词条超篇幅的要压缩,出处不全的必须补齐,同一事件在不同词条中表述冲突的,查核《张謇全集》乃至原始稿本文献以裁定。加之节点在即,编稿之苦,协调之累,可谓是磨砺编辑成长的速成大法。

《张謇辞典》首发式那天,93岁的张绪武先生亲自出席。会后的合影环节,老先生注意到我在一旁拘束紧张,招手让我过去。此后再翻到那张合影,仍觉得是编辑生涯里最珍贵的一帧。慎欣先生是《张謇辞典》主编,也是绪武先生的次子。他慷慨筹集了出版费用,应允出席多场宣介活动。2022年书社建社20周年,我联系慎欣主编请绪武老先生题字,彼时绪武先生眼底黄斑病变严重,视物模糊、提笔困难,还是应允了,由家人握着他的手,吃力写下“广陵韵远”四个大字,垂爱书社,情契意厚。

《张謇辞典》面世后,书社又陆续推出多种张謇研究相关图书,并建立了广陵书社南通编辑中心。我们不过是拿出了编辑本分的认真,却叩开了那扇信任的心门。

走好后面的路:与张謇后人共同打造《张謇文库》

今年,《张謇文库》(第一辑)定稿前一两个月,正是电视剧《江海潮生》热播之时。文库主编张慎欣同时担任该剧策划及历史顾问,密集的宣发和采访活动占去了白天时间,定稿只能排在深夜。那段时间我急得不行,日常就是追着他要总序、前言和后记。每次电话接通,他开口就是:对不起啊,我今天……到7月31日,主编终于抽空到了书里,架好电脑开工,定稿会一直磨到了8月1日零点后,双方都如释重负,好过脑,这时,终于抢到手了。

其实这套书也是争回来的。《张謇辞典》首发后,慎欣主编就告知了《张謇文库》的编纂计划——最初规划五十种一百本,十年做完。合作方还在考察接洽中,他更属意古籍出版社。他的理由很明确:《张謇文库》重文献整理,要最大限度保留原貌、尊重史实,也要结合现代出版理念做些探索。为此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文稿排版自己做,全程跟进每个环节,从源头把控质量。之后两年,刘栋老师从项目规划、内容编辑到装帧设计、出版发行,与慎欣主编反复沟通方案。2024年3月,书社组建专项编辑团队,刘栋老师亲自参与逐字逐句校对把关,他坚信,《张謇文库》的出版将是打造“张

文案都数易其稿,那几个月就是在推倒重来、字斟句酌中度过的,甚至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其中的甘苦只有个中人知。许多关键的细节皆是作者亲自敲定。我也不禁感叹,王强成为职场达人确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天赋、勤奋和执着。

2006年6月,王强自加拿大回国配合宣传销售事宜。我们俩相约在北京见面,地点是一家巫山烤鱼店。相见时,王强穿着一件T恤和蓝色牛仔褲,相当休闲,言谈举止却显示出过人的成熟和稳重。略微花白的头发更为其增添了几分威严。言谈简洁、逻辑严密,直逼问题的核心。

饭间,我问了王强一个萦绕心间很久的问题:为什么选择了我。除了出版社的实力、诚意和我的坚持,他竟然重点提及了影视改编。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原来为了打动他,我想了众多能打动他的理由,有不少设想的成分。这如同恋爱,小伙子为了追求心仪的姑娘编织种种誓言,诸如渠道如何选择,营销如何开展,起印数版权税多少,这些均能实现。但影视改编却是我灵机一动想到的,因为长江文艺出版社曾有成功的先例。二月河先生的历史巨著“帝王三部曲”就是因为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热播火遍全国。珠玉在前,我当效仿,拿此案例现学现卖,为获取书稿增添了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这一职业具有文化和商业双重属性。编辑其实就是文化产品的职业经理人,在某种程度上与销售无异——发现作者需求、满足作者需求从而达成交易。《圈子圈套》系列2010年在王强的推动下改编为电视剧《魔方》,这是后话。

随后,我陪他到全国各地做讲座签售,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就包括不少知名企业和学府。他主讲的内容多以销售技巧和职场规划为主。其众多的观点,如优秀销售人员的衡量标准——以数字说话,以成败论英雄,只问结果不问过程;销售人员应有政治敏感性、计划条理性;成功多是偶然,失败却有必然性,应当反复总结失败的经验等。这些对我影响至深,甚至被我奉为圭臬。后来,我走上管理岗位分管发行,将其运用在发行工作中,受益匪浅。王强无疑是我的职场老师,虽然他仅比我年长五岁。其人其作将我领进从未涉足的另一个世界,大大拓宽了我的眼界。这也许是出版的美妙之处,既小又辽阔,文字之外还蕴藏着通透的人情世故,这亦是学问。

《圈子圈套》系列出版后,王强又开始了创业和新的创作,我则在出版之路上继续前行。这一次的交集使我们日渐熟悉起来。我称其王哥,他唤我老弟。出版之外还成就了一段友谊。

感谢王强,让一名“菜鸟”编辑做了两本畅销书,正应了他常常告诫销售人员的话:成功只是偶然。

(作者系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金 晶

謇文献出版板块”的坚定起点。《张謇文库》书稿编校难度不低,张謇及孝若先生的文稿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水利诸多领域,大量手札行草写就,辨识艰难;民国稀见文献存世极少,油印本、初刻本字迹漫漶,异体字俗体字混杂。编辑团队逐字释读核对引文,在“无一字无来历”的考辨中,我们愈发体会到编纂团队前期搜罗资料时的巨大心力。

比起这些,主编扛得更重的是另一件事。慎欣主编跟我们说过:“自1999年起我就帮父亲做张謇研究的书,前后十八部,所有经费都是父亲和我自己筹的。《张謇文库》也一样。”2026年上半年,书籍临近出版,项目进入最困难的阶段。资金筹措异常艰难,编辑经费几近枯竭。那段时间他常常彻夜难眠,反复自问:“我遇到的困境,难道比当年曾祖父更窘迫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曾祖父产生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他咬牙坚持,多方奔走,得到多位企业家倾力襄助,这样“实业反哺文化”的壮举,正是对张謇精神最好的传承与践行。

9月3日上午,传来98岁的张绪武老人于北京辞世的消息。尽管此前就获悉老先生卧病在床多年,但消息得到证实后,我们还是很震惊。慎欣老师反而宽慰我们:早有准备。老人生命里的最后一个月,挂念的三个重要活动一一圆满:《江海潮生》在央视完播,张謇逝世百年纪念活动在南通顺利举行,他担任总顾问的《张謇文库》(第一辑)成果面世。张謇的孙辈至此皆已远行,可由后人、学者与出版者共同接续的张謇研究,还在往前走。

张謇先生说过:“天乏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绪武先生曾言,张謇研究当以文献为基,注重档案史料发掘更新。斯言在耳,不敢或忘。今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和后人共同把这套《张謇文库》做下去,能多出一本是一本。

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能与南通、与张謇先生、与张氏家族结缘?广陵书社身处地级城市,建社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与其他大社社相比,或许我们处于劣势。但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是诚意、专业、精益求精,我们没有等书稿完成才出现,而是提前介入,做耐心细致的工作,用古籍校勘的笨办法一点一点把书做出来。地方小社做学术出版,能拼的只有一样:愿不愿意在还没看到回报的时候,先把活儿干上去。这十年我学到的,大概就是这个。

(作者系广陵书社副编审、总编办主任)